



镇馆之宝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篇

战国晚期的巴人作品—— 战国青铜虎纽罍于

陶千凡

然而,最初发现的虎纽罍于并不完整——顶部老虎的尾巴出现了断裂。在沮丧之余,文管所所长发现老虎断尾处,是一个刚形成的新茬,凭着多年经验,他认为老虎缺失的部分很可能就在附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他发动甘宁乡的村民寻找老虎断尾。令人惊喜的是,不到一周时间,人们竟然真的找到了老虎断尾,让这件虎纽罍于完好如初。

罍于是古代的打击乐器,始于春秋时期,盛行于战国至西汉前期,在长江流域及华南、西南地区都有发现,其中以巴人故地发现最为集中,因此,它成为了巴文化最具特征性的青铜乐器。虎纽罍于不仅是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其背后的故事和设计构思更是值得一品。

泄洪口出现的宝物

1989年,重庆万州甘宁乡红旗水库的一次泄洪,让人们看到了巨石缝中的虎纽罍于,引得当地村民奔走相告,说“洪水冲来了一个大铜罐”。当时,万县(现万州)文管所所长接到消息赶到后,从它的色泽和纹饰繁复程度判断,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稀世珍宝。

暗含巴人崇虎之风

战国青铜虎纽罍于现陈列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远古巴渝”展厅,它通高68厘米,重30公斤,肩围93厘米,腹围64厘米。肩围大而腰围小,整体呈椭圆筒形。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员介绍,春秋战国时间,罍于的大小

不同,但形状基本一致。罍于的顶部一般都设计有一枚纽,或为环纽、桥纽,或作虎形、马形、龙形纽,方便用绳索悬挂在横梁上敲击。之所以叫虎纽罍于,是因为这个罍于顶部的纽,形似一只栩栩如生的老虎。随着时代的变迁,始见于北方地区的罍于,慢慢传入中原。在传到了古巴国后,巴人对它进行了一些改装,把它的环形纽,变成了虎纽,这是巴人特殊的符号和图腾。

古代巴人崇虎,史书历来多有记载。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巴人首领廪君死后,“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之。”因此,虎纽在巴文化中,既体现着巴人对虎的崇拜,也蕴含着巴人的祖源记忆。在川西、陕南、湘西、黔北、鄂西等传统巴文化地区,都曾出土过虎纽的相关文物。

与此同时,这件虎纽罍于上的纹饰,记录了两千多年前的巴人生活。船和羽人的纹饰,反映了巴人原始的交通出行方式;鸟纹、鱼纹、手心纹、四蒂纹等,则代表了巴人传统的渔猎经济模式,那时人们主要依靠打渔、狩猎、采集为生。这些图案的组合,体现了古老巴人天、地、生、人和谐共存的理念。

两千年后重放异彩

关于虎纽罍于奏法,历代记载纷纭。在巴族的青铜文明中,虎纽罍于

无疑是巴文化的象征,而虎纽罍于配合使用的铜鼓,同样是我国古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一大创造。从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虎纽罍于与铜鼓的关系十分密切,这两种青铜乐器,是西南民族地区青铜文化交流的表征。

虽然没有明确的罍于奏法资料,但在云南古滇国的青铜雕塑形象中,我们找到了最为形象的部分答案。云南晋宁石寨山12号墓出土的一件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诅盟贮贝器”上,铸有100多个人物、牲畜的祭祀场面,其中有一个木架挂着罍于和铜鼓的场景,旁有一人执槌并击之,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演奏图象。但是罍于的编组、音位、演奏已经失传。

沧海桑田,时光荏苒。为了重现这一乐器,罍于乐舞的创意者刘朝阳用七年时间让国家一级文物——虎纽罍于不再沉寂。世界上第一套,也是唯一一套拥有完整音律,由31个罍于组成,有高、中、低三组音高的虎纽编罍被他研制成功。沉寂二千载的虎纽罍于的演奏之声终于重放异彩。

可能在远古的战场上,鼓声、罍于声交织,浩荡的声势中,巴人们奋勇狂奔。未来,希望更多人能够走近它,看到它的光亮,也看到它背后,神秘且灿烂的巴文化。关于虎纽罍于,更多故事和秘密等待着世人揭开。

龟兹石窟文化遗产保护 展现丝绸古道沧海桑田

新华社记者 于涛

在天山南麓的新疆阿克苏地区,800多个石窟静静矗立于山巅崖壁,眺望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浩瀚与荒凉。1700多年来,这些石窟见证了丝路古道的繁盛和汉唐文化的传承。

800多个石窟形制各异,大的劈山而立,小的仅容一人。千百年来,这些石窟曾被掩藏在滚滚黄沙和峰峦叠嶂之中。随着近年来文物发掘保护工作不断推进,其神秘而绚烂的身姿越来越多地显现在世人面前。

盛夏时节,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荒山戈壁热浪翻滚。新疆龟兹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所副所长杨杰正和同事在一处石窟中修补壁画。由于岁月侵蚀,石窟壁画残破不全。因空间狭小、甬道逼仄,杨杰在石窟中小心翼翼地进进出出,用专业工具做着清理、加固工作,不一会儿便满头大汗。

杨杰说,这里的山体是砂岩和泥岩混合结构,质地较为松散,古人开凿石窟后,先在石窟壁上涂草泥层,然后再绘画。受气候变化、洪水地震等影响,目前,这些壁画普遍存在起甲、空鼓、酥碱等“病害”。

杨杰和同事每年从春末到深秋都在石窟区工作,野外工作站就在山下村落附近。这些文保工作者平日的工作、生活都非常“宁静”。山区远离城市的喧嚣,甚至工作站附近极少有集市、饭馆、理发店。山里手机信号微弱,不能上网,若要打电话还需去找空



新疆龟兹石窟群中久负盛名的克孜尔千佛洞。

新华社记者 于涛 摄

旷的地方。

白天去石窟、晚上回宿舍,这样“两点一线”的日子,杨杰过了十年。如今他已走遍所有龟兹石窟群。他的团队为每一个石窟壁画修复草泥层,填补空鼓,加固彩绘,在方寸之间找寻历史的遗留,最大限度保护石窟原貌。

位于今天阿克苏地区的古代龟兹,曾是丝绸之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

文化中心。“这里曾是汉代西域都护府和唐代安西大都护府的治所。”新疆龟兹研究院院长徐永明说,“龟兹石窟文化遗产是古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结晶,源起丝路、始兴于汉、繁盛于唐,见证了公元3-13世纪新疆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印刻着中华文明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多元一体的特点。”

“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把祖先的

文化印记尽量长久地保存下来,让更多人了解祖国西陲真正的历史文化。”杨杰说。

令人振奋的是,近年来现代科技为文物保护插上了数字化双翼,“飞”上了“云端”。

当前,龟兹石窟数字化信息采集工作已全面展开。研究院文化研究中心的李博一直从事石窟数字化扫描。“我们利用3D打印与数字印刷等方式,复制石窟结构和壁画等各种文化元素。”

“10平方米左右的壁画,扫描采集的数据量就达30G以上。”李博说,信息展示终端不管是屏幕还是高仿模拟石窟,“我们在色彩深浅、线条粗细等细节下足功夫,力求展现在公众面前的景象与石窟遗址一模一样。”

徐永明介绍,目前龟兹石窟“云”博物馆和高仿真石窟展览已初具规模,这使参访游客有了更多体验,对遗址保护也有重要意义。

今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的硕士生任皎,是龟兹研究院最年轻的研究者之一。“95后”的她在校期间便痴迷“龟兹乐舞、龟兹绘画”,毕业后便来到这个令她魂牵梦绕的地方。

任皎说,如今很多年轻人成为龟兹石窟新一代守护者,他们用专业的文物保护知识打通历史、连接“时空隧道”,为人们展现丝绸古道的沧海桑田,“高山大漠,不会阻碍大家对丝路过往的追寻和热爱。”